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社会阶层与社会知觉：热情和能力哪个更重要？

作者：韦庆旺 李木子 陈晓晨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研究 2 中客观高低社会阶层的划分方法值得商榷。因为根据陆学艺（2002）的标准，通过职业划分社会阶层的时候，技术人员不是高阶层，一般办事人员也不是低阶层。因此，作者将“单位领导或企业老板”和“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合并为高阶层，“一般办事人员”和“干体力活”合并为低阶层的依据是什么？

回应：

感谢并同意专家的建议。我们决定在研究 2 中只保留关于“主观社会阶层”的研究结果（理由见对**意见 2**的回应）。

意见 2：

关于主观和客观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作者完全忽视了。

（1）着重体现在研究 2 中，相对于研究 1 来说，研究 2 一个重要的推进之处就是同时考察了主客观社会阶层的效应，那么为什么要在考察客观社会阶层效应之后，再考察主观社会阶层效应？或者说，相对于考察单一的客观社会阶层效应来说，综合考察主客观社会阶层效应有何优势？

（2）根据社会阶层心理学理论和相关研究可知，相对于客观社会阶层来说，主观社会阶层能更有力地预测心理与行为等结果变量（Adler et al., 2000; Adler et al., 2008; Cohen et al., 2008; Hanson & Chen, 2007; Singh-Manoux et al., 2003, 2005; Whyte & Han, 2008; Wolff et al., 2010; Sakurai et al., 2010）。然而，根据表 2 相关结果可知，主观社会阶层与自我能力的相关为 0.27 ($p < 0.01$)；客观社会阶层与自我能力的相关为 0.36 ($p < 0.01$)；方差分析结果可知，主观社会阶层的主效应显著， $F(1, 135) = 4.03$, $p < 0.05$, $\eta^2 = 0.03$ ；而客观社会阶层的主效应显著， $F(1, 135) = 10.45$, $p < 0.01$, $\eta^2 = 0.07$ ；显然这一结果与前人的关于主客观社会阶层的效应是不一致的。原因在哪里？

（3）一些研究（卢福营，张兆曙，2006；王春光，李炜，2002）发现，社会阶层的主观认同与客观分层不一致的问题。在研究 2 中，客观高阶层者也都是主观上认为自己是高阶层的吗？

回应：

感谢专家的质疑。该质疑确实指出了社会阶层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考虑到意见 2 的 3 小点意见相互联系，又与意见 1 有关。根据数据结果和逻辑顺序，我们按照第（2）点，第（3）点，第（1）点，和小结的顺序来回应。

（2）的回应：意见 1 提到的客观社会阶层高低划分不够严谨，结合审稿人 2 的意见 8，将主观社会阶层按照连续变量处理，得到主观社会阶层与自我能力的相关为 0.41 ($p < 0.01$)，比原来的 0.27 有提高，并大于客观社会阶层与自我能力的相关，0.36 ($p < 0.01$)。这一矫正后的结果与专家提到的前人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3) 的回应：我们仔细阅读了专家推荐的两篇文献，卢福营和张兆曙（2006）通过对浙江村民的调查发现，社会阶层的主观认同比客观分层既有上移又有下移，而王春光和李炜（2002）则通过对来自湖北、辽宁、广东、北京 4 个地区的 4 个城市调查发现，社会阶层的主观认同比客观分层有下移趋势。考虑到取样的代表性和结果的不一致，我们扩展阅读了相关文献（李培林，朱迪，2015；王俊秀，2015），大致可以总结出有关客观社会阶层分层与主观社会阶层认同的关系，更普遍的发现是，中国人的阶层认同具有向下偏移的特点。

结合意见 1，以陆学艺(2002)的 10 个客观阶层划分为依据，比较本研究 2 中不同客观分层群体的社会阶层主观认同，总体趋势也表现出向下偏移的特点（如下表所示，分数越高，表示客观阶层和主观阶层认同越高。单位领导或企业老板的主观阶层认同并没有比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高，但是他们的样本量只有两人，所以不具有普遍意义）。由于研究 2 的假设是，高阶层知觉自我时，产生能力优先效应。可以理解为，高低阶层分布范围（data range）比较大的条件下，对假设越有利。因此，当社会阶层主观认同向下偏移时，分布范围变小，对假设不利。然而，即使如此，研究 2 的假设仍然得到了支持。综上，我们认为研究 2 是有说服力的。尤其是在针对意见 1 对研究 2 客观社会阶层的数据进行删除之后，只剩主观社会阶层的结果。

不同客观社会阶层群体的主观社会阶层认同

职业	客观阶层等级	N	主观阶层认同 M(SD)
单位领导或企业老板	10	2	6.00 (1.41)
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	7	81	6.05 (1.41)
一般办事人员	6	42	5.00 (1.19)
干体力活	3	12	3.42 (1.16)

参考文献：

李培林, 朱迪. (2015). 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 2006-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28(2), 45-65.

王俊秀. (2015). 当前值得注意的社会心态问题和倾向.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5), 11-15.

陆学艺 (主编). (2002).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国社会阶层研究丛书.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 的回应：我们阅读了专家提供的参考文献，正如专家所说，以往社会阶层领域有诸多研究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能更有力地预测心理与行为等结果变量。研究 2 的结果经过矫正，也符合这一点。原本的设计，之所以在研究 2 中既考察客观社会阶层又考察主观社会阶层，初衷是采取主观和客观社会阶层聚合的思路，即旨在考察两个指标是否能得出一致的结论。

为了考证主客观社会阶层聚合的思路是否合理，我们进一步扩充了社会阶层文献阅读的范围，得到这样一个初步认识：首先，以 Kraus 为代表的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研究强调主观社会阶层比客观社会阶层更有力地预测心理与行为结果变量，是很重要的一种理论观点。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否定客观社会阶层的作用。例如，Kraus 和 Park (2014, 研究 2)将客观社会阶层看作社会阶层产生效应的重要基础，他们发现，如果没有客观低社会阶层，即使激活主观低阶层知觉，也不会产生较低自我评价（一种低阶层心理后果）。其次，以 Stephens 为代表的社会阶层研究强调社会文化视角的分析，这种分析是以客观社会阶层为依托的

(Stephens, Markus, & Townsend, 2007)，并且 Stephens 撰文与 Kraus 团队对话，认为以客观社会阶层为基础对社会阶层的文化分析视角，与以等级知觉为基础的主观社会阶层心

理与行为后果分析的社会认知视角，两者互相不可取代（Stephens & Townsend, 2013）。此外，Kraus 和 Stephens（2012）也曾合作撰文，将两种研究思路加以综合，看作社会阶层研究的总体路径。

小结：在本研究的思路上，我们对分别以 Kraus 和 Stephens 为代表的两种思路都是认同的，研究 1 采取客观社会阶层为指标，目的不仅为了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也为了加强研究的意义，有利于将本研究的问题放在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而矫正后的研究 2 以主观社会阶层为指标，在与研究 1 互补的同时，也符合专家所说的目前社会阶层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更看重主观阶层的观点。

在研究 2 中，结合审稿人 2 的意见 8，将主观社会阶层按照连续变量处理，得到主观社会阶层与客观社会阶层的相关为 0.45 ($p < 0.01$)，表明主客观社会阶层的两个指标既具有一致性，又不能等同，具有独立性。然而，考虑到专家在意见 1 提到的客观社会阶层划分的方法问题，我们在修改稿中只保留关于“主观社会阶层”的研究结果。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加强研究的严谨性之外，也可以使论文的结构更紧凑，重点更突出。因为，不管是客观社会阶层与主观社会阶层对心理与行为结果的预测力问题，还是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阶层划分不一致的问题，都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但不是本研究的重点，如果研究 2 同时考察主观阶层和客观阶层，更容易凸显专家意见 2 所提的这几个问题。而对其进行深入讨论可能会影响论文的主线。因此，修改稿在综述部分对此加以简略的论述。

参考文献：

Kraus, M. W., & Park, J. W. (2014). The undervalued self: Social class and self-evalu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5, 1404.

Kraus, M. W., & Stephens, N. M. (2012). A road map for an emerging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6(9), 642-656.

Stephens, N. M., Markus, H. R., & Townsend, S. S. (2007). Choice as an act of meaning: the case of social cla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5), 814-830.

Stephens, N. M., & Townsend, S. S. (2013). Rank is not enough: Why we need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social clas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4, 126-130.

意见 3：

由研究 3 的结果部分可知，低阶层在知觉自我时对能力的重视程度虽有提高，但并没有出现能力优先效应（即重视能力超过热情的情况），只有高阶层的情况符合假设 2。所以，这里只是部分验证了假设 2，不是“支持了假设 2”。同理，结论部分和摘要部分的表述“知觉自我时能力优先效应对于高阶层比对于低阶层更明显”并不准确。这种表述默认低阶层知觉自我时也存在能力优先效应。

回应：

感谢专家批评指正。结合意见 4 和意见 5、审稿人 2 的意见 2 和 3，对研究假设和结果表述从头至尾重新进行了梳理。修改后，表述为：低阶层在知觉他人时，产生热情优先效应，高阶层在知觉他人时，产生能力优先效应。不再使用“更明显”的说法。修改后，“结果支持假设”的表述成立。详见正文。

意见 4：

研究 2 的讨论部分有如下描述“不管是对热情还是对能力的重要性评定，高阶层都比低阶层评分更高”，而研究 2 的结果部分并没有比较在能力或热情维度上的阶层差异。同时，

通过结果部分所呈现的数据可知，在自我热情方面，主观高、低阶层的分数差异不明显，而客观低阶层者的分数反而是略高于客观高阶层者的分数的。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正确的。

回应：

感谢专家批评指正。我们的本意是想表达“社会阶层的主效应显著”，但原稿中的表述不正确，引起了误解。修改稿中已做修订，并且补充报告了简单效应的结果（即分别从热情、能力的角度，比较高、低阶层对自我特质重视程度的差异）。

意见 5：

总讨论部分有表述错误，“均发现知觉自我时的热情优先效应对低阶层更明显，知觉他人时的能力优先效应对高阶层更明显”。正确表述应该是，低阶层的热情优先效应是在知觉他人时产生，高阶层的能力优先效应是在知觉自我时产生。

回应：

多谢专家细心指出，已经修改，参见意见 3 的回应，并详见正文。

意见 6：

讨论的实践意义部分只有针对高阶层的内容，请给出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低阶层进行社会互动的实践意义。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修改稿中，针对高阶层和低阶层，我们分别论述了研究结果对于不同阶层进行社会互动的实践意义。并增加了参考文献，如下：

Cuddy, A. J. C., Fiske, S. T., & Glick, P. (2007). The BIAS map: 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 631–648.

Kraus, M. W., Piff, P. K., & Keltner, D. (2009). Social class, the sense of control, and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 992–1004.

Lu, X., Guo, Y., & Li, J. (2014). Social clas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return predictio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7(5), 1212–1219.

[芦学璋, 郭永玉, 李静. (2014). 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回报预期的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 37(5), 1212–1219.]

Nadler, A., Harpaz-Gorodeisky, G., & Ben-David, Y. (2009). Defensive helping: Threat to group identity, ingroup identification, status stability, and common group identity as determinants of intergroup help-giv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 823–834.

意见 7：

部分句子表述不通顺。如“且热情比能力在社会知觉中重要性”，“也为社会阶层研究的提供了新的思路”，“群体（生活）和合作有利于生存”，“考察知觉内容和知觉对象来（**）高低阶层之间的社会认知差异”等。

回应：

感谢专家的悉心指导。修改稿中已对这些句子进行了修改：

(1)“且热情比能力在社会知觉中重要性”改为“且热情比能力在社会知觉中重要性更高”

(2)“也为社会阶层研究的提供了新的思路”改为“也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3)“群体和合作有利于生存”，在修改稿润色中进行了整句删除。

(4)“考察知觉内容和知觉对象来高低阶层之间的社会认知差异”改为“考察知觉内容和知觉对象来比较高低阶层之间的社会认知差异”

意见 8:

格式问题。方差分析的结果呈现中，F 值时而在括号内，时而没有括号，请统一。

回应:

已遵照专家意见进行修改。修改稿中统一了 F 值的报告方式（均没有括号）。

意见 9:

英文摘要部分:

(1) 部分长句建议改为多个短句表述，如 the participants had to rate the importance of 12 traits (six warmth traits, six competence traits) which were different from Study 2 on 5-point scales ranging from 1 (not important) to 5 (very important) for two targets, the self and another person.

(2) 第一段的假设 1 与假设 2，比较级的比较对象没有指出，不易于理解。最后一段也有类似问题。

(3) 最后一句是关于政府政策的，但正文中的实践意义部分并没有涉及到政府政策的实施。

(4) 部分词汇的使用欠佳。如“丰富了相关理论”，用 enrich 比 add to 更合适。

回应:

谢谢专家指导意见。我们已对英文摘要进行了修改。在内容方面，确保英文摘要与中文正文相一致；在语言方面，修改稿特别注意了句法和词汇的选择。

意见 10:

文章题目不宜太长，建议提炼一下。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又考虑了几个备选题目：1. 对自我和他人的社会知觉：社会阶层的作用，2. 热情和能力的社会知觉：知觉者社会阶层和知觉对象的作用，3. 社会阶层对自我和他人知觉中热情和能力重要性感知的影响。经过反复斟酌，我们感觉还是原标题（社会知觉的阶层鸿沟：低阶层更看重他人热情，高阶层更看重自我能力）最能够准确地反映文章主旨，并且有吸引力。如果《心理学报》对标题字数没有严格规定，我们希望能使用原标题。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阐述清楚能力-热情与 Agency-Communion 的关系与区别。

作者将 Dual Perspective Model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根据原理，Agency 与目标达成、任务执行有关（如能力、自信、果断），而 Communion 与关系维持、社会功能有关（如爱心、诚信、道德； Abele & Wojciszke, 2014）。所以能力-热情是 Agency-Communion 的下位概念，不能直接等同，或者用能力-热情替换 Agency-Communion。

回应：

谢谢专家的指点。正如专家所说，我们将 Dual Perspective Model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因此直接对应的概念表述是 Agency and Communion。我们也研读并同意专家的说法，在概念含义上，Agency-Communion 比能力-热情更宽泛和抽象。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以能力-热情这种概念表述来作为社会知觉两个基本维度的做法（Fiske, Cuddy, Glick, 2007），有国内学者在同样指出 Agency-Communion 比能力-热情更宽泛的基础上，补充到，“但事实上，热情和能力概念在实际使用中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狭窄，研究者往往将这两个概念抽象化”（佐斌，代涛涛，温芳芳，索玉贤，2015）。而且，在 Abele 和 Wojciszke 发展其理论的早期经典研究中，实际使用的也是能力-热情的概念表述，在 Dual Perspective Model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理论的关键实证研究中，特质词是最重要的工具，这种用法与 Fiske 研究团队是基本一致的。在最终建构“宏观”理论时，Abele 和 Wojciszke（2014）采用了 Agency-Communion 的概念表述，而 Fiske 团队使用能力-热情的概念表述。

在上述理据的基础上，考虑翻译和理解的问题，我们在反复权衡之下，艰难地选择了使用能力-热情这对概念，并在脚注中加以说明。考虑到本研究的焦点不是对相关理论和概念进行辨析，也不是对 Dual Perspective Model of Agency and Communion 在理论上进行深入剖析，而是对该理论的一种应用。综上，修改稿中，我们重新写了脚注，力图将上述原委进行客观简明的说明。目的则是在尊重文献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提升论文的可读性。期待专家对此给出进一步的评判。

意见 2：

不同视角到底为中介变量还是调节变量？

作者在引言处给出了关于机制的推测：“社会阶层塑造了人们的社会认知方式，高阶层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更可能采取行动者视角，低阶层倾向于以情境为中心，更可能采取观察者视角。”在“研究问题与假设”部分，也有类似的表述，将不同视角作为中介变量解释社会阶层的效应。

在 Abele 等人的研究中，行动者/观察者视角常常作为调节变量存在，而并不是中介变量、或者稳定的个体倾向来解释为什么个体看重 agentic/ communal traits。在本研究的实验部分中，不同视角也是作为调节变量存在。因为在表述时，作者需要厘清研究问题，注意表述，不能把中介变量、调节变量混为一谈。

如果作者想说高社会阶层倾向于看重能力、而低社会阶层倾向于看重热情，可直接表述，不用用视角在中间进行解释，毕竟这样的推理并未在实验中进行验证。

回应：

谢谢专家的深刻指点。结合意见 3，以及审稿人 1 的意见 3、4、5，我们对研究假设和结果表述进行了重新梳理，核心是修正了文中引言、综述和假设部分类似中介变量的表述，而是将低阶层注重热情/高阶层注重能力，与低阶层对他人知觉更敏感（在知觉他人时更凸显看重热情的效应）/高阶层对自我知觉更敏感（在知觉自我时更凸显看重能力的效应），看作两种平行叠加的效应进行立论。两种效应在低阶层知觉他人和高阶层知觉自我时方向是一致的，因此产生了效应的放大。而在高阶层知觉他人和低阶层知觉自我时方向不一致，因此，热情和能力谁更优先较难判断。这一点原本在讨论部分阐述不同研究结果不一致的时候进行了剖析，修改稿将相关的理论观点在综述中埋下伏笔，并在假设部分进行说明。而在讨论部分进行了精简。详见正文。

意见 3:

假设推导部分需更加清晰。作者提出了非常有意思的研究问题，但是为什么在知觉他人时“热情优先效应”对低阶层更明显，而在知觉自己时的“能力优先效应”对高社会阶层更明显，作者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推理过程，而是罗列了一些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发现，这些发现如何支持假设的推导，并不清楚。Kraus 等人(2012)的关注点其实并未在热情、能力评价上。而不同视角带来不同的优先效应，是以往研究已经发现了的。为什么社会阶层会将这个效应放大呢？

回应:

谢谢专家的深刻指点。参见意见 2 的回应，已经对假设推导进行了重新梳理，并详见正文。至于 Kraus 等人(2012)的关注点其实并未在热情、能力评价上，这一点我们非常认同专家的观点，Kraus 等人(2012)的关注点确实不在热情、能力的评价上，而是高低阶层在热情和能力的实际表现上，我们在正文 5.1 部分的第三段对此有相关的讨论。我们认为，正因为如此，本研究探讨高低阶层在热情和能力评价方面的差异，与以往社会阶层研究存在较大的不同，从而对社会阶层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拓展意义。

意见 4:

结果部分，很多地方写的是“ $p < 0.01$ ”，是否应该为“ $p < .001$ ”？或者“ $p < 0.01$ ”是否为《心理学报》期刊的要求？

回应:

已遵照专家意见进行修改。我们检查核对了结果分析部分所有统计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如果结果在 $\alpha = 0.001$ 水平显著，则表述为“ $p < 0.001$ ”；如果结果在 $\alpha = 0.01$ 水平显著，则表述为“ $p < 0.01$ ”。

意见 5:

研究 1 中，在制作词库时，为何 300 个词语只剩下 160 个？在编码被试答案时，“如果被试回答的词语的多个同义词始终没有在词库中出现，那么被试的回答作废”，“如果被试回答的不是特质类的词语，或是回答了不止一个形容词，那么回答同样作废。”结果中的作废比例到底为多少？每个被试只评价八个句子，这样的要求下，作废比例是否很高？

回应:

(1) **关于词库的说明。**韩梦霏等人(2015)在制作中文形容词词库之初选取了 300 个形容词作为备选词，这些备选词来自 3 个词库，分别是黄希庭、张蜀林收集的 562 个形容词、《解读中国人的人格》一书中列举的形容词以及罗跃嘉等人建立的情绪形容词词库。该研究让 49 名大学生对这 300 个词语从熟悉度、褒贬度、能力和热情 4 个维度对词语进行 7 点评分。根据被试对词语的评定，在褒贬度、熟悉度得到平衡的前提下，选择出 80 个热情得分高于能力得分的词语作为热情词汇，选出 80 个能力得分高于热情得分的词语作为能力词汇，所以剩余 160 个形容词。

为避免歧义，在文章中我们对于该词库的说明也进行了调整。由于词库的建立并非本研究的重点，所以我们未对词库的建立过程进行详细说明。如果审稿专家认为有必要，我们可以在正文中（或以脚注的形式）对该词库进行进一步补充说明。

(2) **关于回答作废率的说明。**研究 1 中被试 122 人，每个被试评价 8 个句子，共 $8 \times 122 = 976$ 个句子。按照上述筛选标准，得到有效回答 859 条，作废 117 条回答，作废比例为 12%。

意见 6:

研究 1 中,为何用“父母任意一方接受过的最高教育水平”,而不是按照以往研究,用父母各自的教育水平计算客观社会阶层?

回应:

对于学生样本,用“父母任意一方接受过的最高教育水平”作为客观社会阶层的指标是国内同类研究中常用的方法(e.g.,任春荣,2010;周春燕、郭永玉,2013;Davis-Kean,2005),故本研究采用了这种做法。

参考文献:

任春荣.(2010). 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SES) 的测量技术. *教育学报*, 6(5), 77-82.

周春燕, & 郭永玉.(2013). 家庭社会阶层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4), 636-640.

Davis-Kean, P. E. (2005). The influence of parent education and family income on child achievement: the indirect role of 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the hom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9(2), 294-304.

意见 7:

Piff 等人(2010)在计算客观社会阶层指标时,是先将各指标标准化、再平均(“To compute an overall measure of social class, we standardized and averaged participa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annual income”),而本研究是将不同指标直接平均。不同指标,先标准化,再平均,应是更合理的计算方法。两种计算方法,对本研究的结果是否带来差异?

回应:

感谢并同意专家的意见。遵照专家建议,我们按照将不同指标先分别标准化再平均的方法计算客观社会阶层,并对数据重新进行分析。虽然具体数值有变化,但研究结论与原稿完全一致。

意见 8:

研究 1、2 中的社会阶层,为何不作为连续变量进行数据分析? 尤其进行相关分析时,社会阶层应该作为连续变量计算相关系数。

回应:

遵照专家意见,在进行相关分析时,社会阶层作为连续变量处理。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社会阶层对社会知觉不同维度(热情和能力)重要性的调节作用。检验调节效应有两种常用的方式(Jose,2013): 1. 将社会阶层作为连续变量,生成社会阶层与社会知觉的交互作用项,利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检验交互作用(即调节效应)是否显著; 2. 将社会阶层作为分类变量,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检验调节效应。在本研究中,由于社会知觉是被试内变量,不符合回归分析中的独立性假设,因此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检验调节作用更为适合。另外,在已有关于社会阶层心理的研究中,将测量的社会阶层按照一定标准转化为分类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的数据处理方式也较为常见(e.g., 芦学璋,郭永玉,李静,2014;胡小勇,郭永玉,李静,杨沈龙,2016;)

参考文献:

胡小勇,郭永玉,李静,杨沈龙,(2016). 社会公平感对不同阶层目标达成的影响及其过程. *心理学报*, 48(3), 271-289.

芦学璋,郭永玉,李静.(2014). 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 回报预期的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5), 1212-1219.

Jose, P. E. (2013). *Doing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意见 9:

研究 2 的讨论部分说：“不管是对热情还是对能力的重要性评定，高阶层都比低阶层评分更高。”可是按照图中显示，高低社会阶层在热情上的评分并无差异，这部分简单效应的结果也并未报告。

回应:

感谢专家批评指正。我们已对研究 2 讨论中的表述进行修改(见对**审稿人 1 的意见 4**的回应)。另外，遵照专家意见，我们补充了简单效应的结果（即分别从热情、能力的角度，比较高、低阶层对自我特质重视程度的差异）。

意见 10:

研究 3 是将研究 1、2 进行了整合，便于将自我、他人评价进行比较。但是将两种评价作为被试内变量，不可避免地让被试在自我评价、他人评价直接进行权衡，甚至追求一致性，还可能带来顺序效应。研究 1、2、3 一致地发现了，在知觉他人时，低社会阶层存在“热情优先效应”，在知觉自己时，高社会阶层存在“能力优先效应”。如作者所说，研究 1、2、3 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采用被试内设计可能是个原因。

回应:

被试内设计的一个明显优点在于能够彻底分离由被试间个体差异（例如，有被试评分普遍偏高，有人评分普遍偏低等个体差异）所引起的误差，从而提高实验的敏感性（舒华，张亚旭，2008）。因此，我们认为将**知觉对象**（自我 vs.他人）这一变量作为被试内变量是合理的。研究中对顺序效应进行了控制：一半被试先评定词语在描述**自己**时的重要性程度，一半被试先评定词语在描述**他人**时的重要性程度。

对于“研究 1、2、3 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修改稿在综述和讨论部分进行了理论梳理和解释。参见对意见 2 的回应，并详见正文。

参考文献:

舒华，张亚旭. (2008). *心理学研究方法: 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 人民教育出版社.

意见 11:

作者是否尝试过检验中介变量，如 **agentic versus communal orientation** 等？如能发现中介变量解释结果，将更为有趣。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本研究的重点在于揭示社会阶层对社会知觉中热情和能力重要性的调节作用，从而拓展对社会知觉基本规律的认识。由于篇幅所限，对于社会阶层调节作用内在心理机制的实证研究超越了本文可以涵盖的范围。感谢审稿专家为我们指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思路，我们已将这个想法整合到了研究展望之中。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修改稿无论在整体逻辑还是细节表述方面，相比初稿都有明显提升。具体来说，研究

者将研究 2 中有关客观阶层的部分进行删除，并将研究 2 中的主观阶层作为连续变量处理，使得 3 个研究层层推进，逐步深化，共同验证了社会阶层在社会知觉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同时，在研究 1 和研究 2 的结果分析部分，作者增加了不同知觉内容的阶层差异比较，使得研究结论的得出更有理有据。总讨论部分，探讨了研究结论对低阶层社会互动过程的指导作用，使得本研究的实践意义更为完善。然而，文章还有部分内容需要进一步完善，具体如下：

意见 1:

研究 1 讨论部分，“虽然高阶层比低阶层对能力的重视程度更高，但并没有高到超过他们对热情的重视程度（实际上还是对热情的重视程度更高）”，这句话有表述不清之嫌，建议修改。

回应:

感谢专家批评指正。结合审稿专家 2 的意见 2，我们已对表述进行修改，修改如下：“虽然高阶层比低阶层对能力的重视程度更高，但还是低于他们自身对热情的重视程度。”

意见 2:

在总讨论的 5.2 部分，有如下表述，“本研究发现，高阶层虽然也看重他人的热情，但相比于低阶层更看重他人的能力。”，可是在研究 3 的结果分析部分，并没有针对他人能力的阶层差异比较。建议在研究 3 的简单效应分析部分，增加对他人能力、他人热情、自我能力和自我热情的阶层差异比较。如果能得出与研究 1、研究 2 相似的结论，则可以在总讨论部分得出更为全面的研究结论，从而使研究具有更丰富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回应:

感谢专家细心和敏锐指正。修改稿补充了研究 3 简单效应的结果（即分别比较高、低阶层对他人热情、他人能力、自我热情和自我能力特质的重视程度）。正如专家的判断，研究 3 简单效应的结果，确实也发现了高阶层比低阶层更看重他人的能力。因此，总讨论的 5.2 部分的表述“本研究发现，高阶层虽然也看重他人的热情，但相比于低阶层更看重他人的能力。”成立。此外，修改稿在这句表述后面增加了一个注解“（研究 1 和研究 3）”。

同时，研究 3 补充的简单效应结果模式，在整体上一部分与研究 1 完全一致，另一部分与研究 2 完全一致。这从另一个侧面加强了本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和稳定性。对此的讨论，在研究 3 的讨论部分进行了补充。详见正文。

再次感佩专家的理论洞察力，令文章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意见 3:

研究局限与展望部分，将低阶层知觉自我与高阶层知觉他人时的不稳定结果，归因为大学生被试与社会成人被试的区别。可是，研究 1 和研究 3 在分析高阶层知觉他人时的认知特征时，都以大学生作为被试。所以这两种情况下结果不稳定的原因，不仅仅是被试取样的问题，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因变量的测量方式差异，自变量的测量与操纵是否产生相同程度的效果。此外，如果能适当扩展讨论潜在的中介变量，即对潜在的机制进行探讨，则对相同主题研究更具有指导意义。

回应:

多谢专家敏锐指正。我们完全同意专家的意见，重新梳理了研究局限与展望部分。在删减不够严谨的对大学生和社会成人被试区别的讨论基础上，合并了可能的影响因素讨论。同时，明确了上一稿中有关中介变量的讨论，并增补了中介变量讨论的内容，辅以文献支持。最终，提出了观察者视角（vs. 行动者视角）和独立我（vs. 依赖我）两个可能的中介变量，指出未来应进一步探讨。详见正文。

.....

审稿人 2 意见：

经过修改以后，本文的理论及实验部分有了显著提高。就理论部分而言，作者其实从两个角度来论述了为什么低（高）社会阶层的人在评价在自我（他人）时，出现热情（能力）优先效应，一个角度是本身低社会阶层的人更看重热情、而高社会阶层更看重能力，另一个角度是低社会阶层对观察者视角更敏感，而高社会阶层对自我视角更敏感。在综述部分，也不再简单罗列文献，而是能用相关文献清晰地论证观点。在实验方法、结果部分，不仅对所用实验材料进行更为详细的介绍，而且补充了之前遗漏的简单效应结果，使得读者对结果的理解更为清晰。提出以下建议，让文章表述更为准确：

意见 1：

第 5 页中间，建议将“研究 3 通过实验操纵大学生被试的社会阶层（Piff et al., 2010）”改为“研究 3 通过实验操纵大学生被试的主观社会阶层（Piff et al., 2010）”

回应：

多谢专家细心指正，已按专家意见修改。详见正文。

意见 2：

第 8 页下面，建议将“虽然高层比低层对能力的重视程度更高，但并没有高到超过他们对热情的重视程度”改为“虽然高层比低层对能力的重视程度更高，但还是低于他们自身对热情的重视程度”

回应：

多谢专家细心指正，已按专家意见修改。详见正文。

意见 3：

第 17 页“结论”部分，建议加上“而低阶层对自我的知觉、高层对他人的知觉并未发现未定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回应：

多谢专家建议，已按专家建议加上，为了保持上下文表述一致，对表述进行了微调。如下：而低阶层知觉自我和高层知觉他人，并未发现热情与能力重要性的确定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详见正文。

第三轮

编委专家意见：

本文经过两轮审理，确实质量有很大提高。但是，通读下来，觉得还有不少问题。尤其是第三研究，只是部分重复了前面的两个研究，导致结果不尽一致。

意见 1：

建议把第三个研究拿掉。研究三使问题复杂，拿掉后问题更明确，更简单。

回应：

感谢编委斧正！这个调整比较大，经我们认真讨论，一致同意编委的建议，拿掉第三个研究。拿掉后，感觉问题确实显得更明确，文章也更清晰。

意见 2：

这样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知觉中的热情优先现象是否会随着社会阶层的不同而不

同？研究一发现，在知觉他人时，这个规律在高低社会阶层中都存在，但是在低社会阶层中表现更为明显；研究二发现，在知觉自我时，该规律只存在于低社会阶层，对于高社会阶层，结果则相反：能力优先。总体来说，社会阶层调节个体在热情和能力两个维度上对他人和自我的知觉，但是这种调节作用在知觉自我和他人时表现不尽一致。

回应：

非常感谢编委对研究结果给出准确的总结，修改稿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从文献综述、理论假设和讨论等相关方面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论证。

(1) 在综述中以热情优先的调节因素作为研究问题的切入点，调整了在综述热情和能力的双视角模型时的论述重点，修改稿更加聚焦梳理以往有关热情优先性的文献，以及知觉他人和知觉自我时热情和能力相对重要性差异的文献。

修改过程中，删掉了 2 篇参考文献：

Peeters, G. (2001). In search for a social-behavioral approach-avoidance dimension associated with evaluative trait meanings. *Psychologica Belgica*, 41, 187–203.

Wojciszke, B., Bazinska, R., & Jaworski, M. (1998). On the dominance of moral categories in impression form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4, 1245–1257.

增加了 4 篇文献：

Abele, A.E., & Bruckmüller, S. (2011). The bigger one of the “Big Two”: Preferential processing of communal inform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 935–948.

Bruckmüller, S., & Abele, A. E. (2013). The density of the big two: How are agency and communion structurally represented? *Social Psychology*, 44, 63–74.

Willis, J., & Todorov, A. (2006). First impressions: making up your mind after a 100-ms exposure to a fa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 592–598.

Ybarra, O., Chan, E., Park, H., Burnstein, E., Monin, B., & Stanik, C. (2008). Life’s recurring challenges and the fundamental dimensions: An integr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 1083–1092.

在梳理社会阶层的社會认知理论时，同样将梳理重点放在该理论可以对高低阶层在知觉他人和知觉自我时热情和能力的相对重要性有何影响上。

修改过程中，增加了 1 篇文献：

Stephens, N. M., Markus, H. R., & Fryberg, S. A. (2012). Social class disparities in health and education: Reducing inequality by applying a sociocultural self model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 723–744.

(2) 在理论上，整合热情和能力的双视角模型和社会阶层的社會认知理论两个理论背后的共同核心，即进化及功能适应的观点，将高低阶层重视热情还是重视能力的社會认知特点放在知觉他人和知觉自我的情境中进行理论推论，尤其将高低阶层具有不同自我概念的论点，融入到对知觉自我情境的分析。基于这些综合的理论推导和逻辑分析，得出“在知觉他人时，热情优先规律对低社会阶层更明显；在知觉自我时，热情优先规律只存在于低阶层，高阶层则相反，更重视能力”的核心假设。

考虑到这些综合分析超越了对双视角模型和社会阶层的社會认知理论所进行的单独评述，所以另列为一个部分，放在 1.2 之后，作为 1.3 部分：社会阶层与热情和能力的双视角知觉。同时简化了原有的 1.3 部分：研究问题与假设，变为修改后的 1.4 部分，标题改为：当前研究。

(3) 在讨论部分，根据在上述第 (2) 点回应所提到的综合理论分析，大幅调整了 4.1 部分（原来的 5.1 部分）。

首先，强调本研究既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双视角模型的观点，又对它进行了补充。并以本研究所发现的社會阶层对热情优先的调节作用，结合已有的热情优先调节因素的研究，讨

论了本研究对该类研究提供了什么启发。

修改过程中，增加了 1 篇文献：

Cislak, A. (2013). Effects of Power on Social Perception. *Social Psychology, 44*(2), 139–147.

其次，保留有关本研究对社会阶层研究启发意义的讨论，结合调整后的理论思路，进一步明确以下观点：只有结合热情和能力的知觉与“观察者/他人”和“行动者/自我”两种视角，才能明了高低阶层究竟在何种视角上更重视热情或能力。

第三，保留“研究结果对于缓解高低阶层在社会互动中可能发生的冲突具有实践意义”的基本思路，但对内容做了相应调整，以与修改后的对研究结果的描述保持一致。同时，增加几篇新的文献，对讨论进行支撑和丰富。

修改过程中，增加了 2 篇文献：

Fiske, S. T., Bergsieker, H., Constantine, V., Dupree, C., Holoien, D. S., Kervyn, N., Leslie, L., & Swencionis, J. (2015). Talking up and talking down: The power of positive speaking.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1*, 834–846.

Krys, K., & Wojciszke, B. (2016). Pride may facilitate cooperation with agentic though immoral individuals. *Polis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47*, 445–450.

意见 3:

目前的总结不甚对，比如题目：低阶层更看重他人热情。其实高阶层也是更看中他人热情（研究一），只不过程度比低阶层轻。

建议把题目改成：热情和能力：社会阶层调节个体在两个维度上的社会知觉；或者，热情和能力：社会阶层调节个体在两个维度上知觉他人和自我的差异。

相应的英文题目也要改：目前的让人看了很迷糊，如果不看文章，根本不知道是在说啥（好的题目至少应该给人很清晰的问题界定）

回应:

感谢编委指正！文章对研究的总结确实不够准确，同意编委的建议，在去掉研究三之后，以“社会阶层调节个体知觉他人与知觉自我时对热情和能力两个维度看重程度的差异”为框架来修改题目，调整文章写作思路。

感谢编委给出了两个修改的题目建议，很准确，修改稿接受第 1 个题目建议的内容，同时对表达形式做了简洁化调整，请再审阅！

修改后的中文题目为：社会阶层与社会知觉：热情和能力哪个更重要？

修改后的英文题目为：Warmth and competence: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o the upper- and lower-class individuals in social perception?

同时，修改了英文摘要的正文。

意见 4:

文中的很多话细看是不 make sense 的，比如：摘要里“提高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这句话不准确。其实作者要说的是，表明结果具有较强的可推广性。又如：“研究结果不仅拓展了社会知觉和社会阶层的理论研究，对理解和促进高低阶层之间的互动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这句话也有问题，“拓展”“理论研究”什么意思？作者要表达的是“拓展了对社会知觉的认识和社会阶层作用的理解”。

回应:

在针对前述三个意见修改的基础上，摘要相应做了调整。

编委提到摘要里的第 1 句“提高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这句已经删除。

第 2 句修改为：“这些结果不仅说明社会阶层对社会知觉普遍存在的热情优先现象具有调节作用，而且对理解高低阶层在互动中容易发生哪些误解，以及如何缓解他们在互动中可

能产生的冲突，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意见 5:

类似的这种不准确的表达还有不少。希望作者们好好推敲文字。

回应:

我们在以上所有修改的基础上，从头到尾反复推敲了文字，对其他可能存在类似不准确表达的地方进行了修改。

例如，原文第 4 部分（原第 5 部分）第一段有一句表述如下：

这些研究结果在验证双视角模型核心观点的基础上，通过揭示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扩展了对社会知觉基本规律的认识。

修改后表述如下：

这些研究结果既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双视角模型的观点，又通过揭示社会阶层对热情优先效应的调节作用，对双视角模型的观点做出了必要的补充和进一步的拓展。

再如，原文 4.2 部分（原第 5.2 部分）的第一句表述如下：

热情和能力的区分不仅可以增加对高低社会阶层认知差异的认识，而且对理解和减少高低阶层之间互动的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

修改后表述如下：

本研究不仅可以增加我们对社会知觉基本规律和高低社会阶层认知差异的认识，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高低阶层在互动中可能产生哪些冲突，并为如何减少这些冲突提供可能的方法建议。

类似上面这种较大的语句调整，均在修改稿中标出，在此不一一列举，详见正文。

个别语句在个别字词上小的语法调整则并未在修改痕迹中标出。

第四轮

主编意见:

意见 1:

14600 words excluding references, 70+ reference, please reduce to 12500 words.

回应:

针对意见 a 压缩字数至 12500 字的要求，精简了 1.1 和 1.2 部分的综述，1.4 部分的研究概括，两个研究的结果和讨论部分 2.2、2.3、3.2、3.3，以及总讨论的 4.1 和 4.3 部分，精简后除参考文献为 12400 多字。此外，按照意见 e 合并表格节省了空间，参考文献从 57 条减少到当前的 43 条。

除了研究 1 和研究 2 的结果和讨论部分的精简是接受和落实主编意见之外，最主要的内容删减是对 1.1 部分有关热情优先性本身过于细致的综述和 4.1 部分与此综述相呼应的结果总讨论。因为本文的重点是考察论证社会阶层对热情优先性的调节作用，而这两部分的内容对热情优先性的存在证据和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述，并不是本研究的重点。

意见 2:

$p < 0.01$ etc., remove the “0” before the decimal, $p < .01$

回应:

直接接受意见 2 并仔细在正文进行了修改

意见 3: all the means are in the tables, do not have to repeat their values in the text (e.g., section

2.2.2)

回应:

直接接受意见 3 并仔细在正文进行了修改

意见 4:

you can not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 one interaction from 2 angles. (e.g., section 2.2.2), select the most meaningful one only.

回应:

对交互作用的结果分析，在两个角度中，选择与研究目的和假设一致的角度进行分析：即在知觉他人（研究 1）或知觉自我（研究 2）条件下，对于高低社会阶层，比较他们对热情和能力的重视程度差异。删除了另一个角度的结果分析和相应结果讨论。

意见 5:

combine Tables 1, 2 into one table to save space.

回应:

直接接受意见 5 并仔细在正文进行了修改

意见 6:

English abstract has been polished, please consider and revise.

回应:

直接接受意见 6 并仔细在正文进行了修改